

奥赛罗的悲剧不分性别

陈薪伊将代表作排成全女班的心路历程



陈薪伊（左）与首版《奥赛罗》里的奥赛罗扮演者李琦



文体人物

刚刚过完一周岁生日的“演艺大世界·陈薪伊艺术中心”日前宣布：“全女班·莎翁名著《奥赛罗》”历经一年筹备和创作，定于7月9日在人民大舞台上演。

莎翁《奥赛罗》的主题是嫉妒，但这并不是导演陈薪伊要把这部摩尔人为主角的戏排成全女班的唯一理由。《奥赛罗》是贯穿陈薪伊导演生涯里的花冠，也是荆棘。全女班《奥赛罗》是陈导的新作，也是从旧作里绽放出的花朵。

首演

“艺术承包队”，这个颇有年代感的词如今听不到了，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这是一条国有剧院“破釜沉舟”式的生路。

陈薪伊从中戏导演系学成回归陕西人艺时，戏剧并不景气：“我希望用经典作品建设演剧队伍和观剧队伍，浇灌荒芜了数十年的戏剧土壤。”她把日本名作《女人的一生》改编上演，1982年9月24日在西安首演成功。贺敬之、刘厚生等戏剧大家建议把这部戏送到北京去演出。在北京联络演出事宜时，陈薪伊听说了“体制改革”的消息，不少年轻人都建议她带头组建“艺术承包队”。于是，《女人的一生》赴京演出，就成为该队的第一个项目。

1983年7月1日《女人的一生》在北京首演获得赞许。承包队活了。这给予陈薪伊莫大的鼓舞，是艺术与市场的双重成果。于是，她一鼓作气找到夏衍，准备将其上世纪40年代的小说《复活》改编成话剧，但遭到夏衍“婉拒”。

于是，“我们把第三部戏《奥赛罗》提前，创作开始。”陈薪伊回忆道。

曲折

排演《奥赛罗》的计划得到时任文化部部长的朱穆之的理解和支持，但是不久之后，《奥赛罗》停排，承包队解散。

1984年4月23日，是原定《奥赛罗》首演的那一天，也是莎士比亚的生日。这一天，陈薪伊至今难以忘怀：“那天，天降暴雨，我的心一直在哭泣。”当天，她用塑料包，妥妥地包好《奥赛罗》导演计划和舞美设计图，踩着自行车来到院部递交了辞呈。

“1985年正月初七，我带着《奥赛罗》导演计划走进铁路话剧团，向团长刘锡田、张炬讲述了我与我的《奥赛罗》的故事。经过半年考核，他们接受了我。”

这就是陈薪伊在全国戏剧界一举成名的代表作《奥赛罗》正式排演前的曲折故事。1985年10月，她递交排演《奥赛罗》计划时，正逢中国第一届莎士比亚戏剧节定于1986年4月23日举办的通知下发。当时，团长立即拍板，拨款一万元。“我泪如雨下……我相信——美，是永恒的。”此时，距离她首次接触莎剧的1957年，已经过去近30年。“1957年我考进陕西省话剧团做演员时19岁，第一件事就是去买了一套莎士比亚全集和刚刚出版的斯坦尼斯拉夫著作……”

中国第一届莎士比亚戏剧节开幕之际，中国铁路文工团话剧团演出的《奥赛罗》撼动京城。

新生

知道了《奥赛罗》对于陈薪伊的生命以及艺术生命的意义，才可以理解她为何要再次排演该剧——但是此番是以全女班的呈现。她以全新视角诠释自己的代表作，奉献给成立了陈薪伊艺术中心的上海：“任何时代都需要莎士比亚，奥赛罗的悲剧，其实并不分性别，在任何人身上都可能发生。”

陈薪伊再次以经典剧目建设演员队伍的方式，花了一年构建全女班演员队伍。东方卫视晨间节目《看东方》主持人何卿将扮演“奥赛罗”；其妻“苔丝德蒙娜”则由主持人万蒂妮出演。主持人郑琳、现代舞演员江帆等也将加盟……

陈薪伊建议大家在欣赏《奥赛罗》前，先去研究一下马克思的话：“上帝想要惩罚你，必先剥夺你的理智。”清明的理智和巨大的激情相结合的人性，是伟大的人性。“我们要在建立自信的同时，严防嫉妒这个魔鬼缠身——它是一切关系的大敌。” 本报记者 朱光



首版《奥赛罗》剧照

上海夕阳红口腔门诊部
电话: 62490819 62498957
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北京西路1701号204室

沪医广2019第10-11-0426号 医疗广告有效期: 2019年10月17日至2020年10月16日止

中国足球曾经的领跑者 憾别足坛——

我爱辽足 此生不变



体坛观察

中国足协前天宣布取消辽足等11家俱乐部职业联赛注册资格后，辽宁足球俱乐部昨天发布公告，正式退出中国足坛。这位中国足球67年发展史的见证者、曾经的领跑者，就这样无奈挥别。公告的最后一句写道：“对这样的结局，表示深深的遗憾和歉意。”

记忆 经典

辽足队员还在讨薪，因为工资确认表上，名字不是自己签的。欠薪，在辽足这些年一点也不新鲜，最长的欠过一年多。那些年足坛大环境不好，球队屡被质疑有人赌球。2004赛季，几乎场场球都传辽足要输，时任总经理吕锋每个客场都跟队，他跟人诉苦：“如果输了，那就是打假球，如果赢了就没打。照这个非此即彼的理论，辽宁队是不是一场都赢不了了？”

即便如此，辽宁队也奉献过一些经典的比赛，比如至今留在申花球迷记忆中的2008赛季，那年中超的倒数第5轮，沈阳铁西体育场，在被做客的申花连入4球、还罚下一人的情况下，剩余半小时里，肇俊哲、杨旭和曲晓辉先后破门，生生将比分扳成4比4。不过球队在那个赛季最终降级了，但一年后，杨旭、于汉超、张鹭等就把辽足带回中超，并一度排名2010赛季积分榜榜首。

离去 归来

辽足挣扎在降级线上的时候，那些成名后的“辽小虎”仍愿意回到球队踢球。2008年，申花中锋张玉宁回到辽足试训，一年后，李铁从英格兰回来，担任球员兼助教。2010赛季末尾，李铁右腿胫骨、腓骨两处骨折，他对记者说：“也许我不会回来了，但我肯定不会离开辽足，就算退役了我也留在教练组。”

如何解释辽足球员的这种感情？足球在沈阳有太深的根基，从爷爷辈开始，三代人都看着辽足成长的比比皆是。如果有可能，这些球员都宁愿穿着辽足球衣结束职业生涯。曾经保持顶级联赛进球纪录的李金羽透露，自己作为球员的遗憾之一，就是联赛没为辽足踢进50个球。2012赛季末轮，在辽足绝杀上海申鑫保级后，进球的于汉超两度跪谢球迷。球迷都知道了，下赛季他要转去大连阿尔滨。

颠簸 留守

2002年，辽足把主场搬到北京的奥体中心，球队就住在三元桥附近的桂冠酒店，酒店设施简陋，连上网都要拨号。曾任沈阳《球报》记者的张亮回忆，每周五从沈阳乘坐K53次列车，颠簸一宿后抵达北京，周日采访，周一再坐一宿火车回去。2003年球队要改名北京三元队，球迷不干闹了起来，辽宁省体育局出面干预。张亮回忆：“结果，那年联赛踢了6轮遇上‘非典’暴发，俱乐部弄了辆大巴将球员从北京拉回沈阳，后来主场就迁回抚顺。”

但抚顺辽足也没待多久，和鞍山、营口、锦州、葫芦岛以及后来的盘锦一样，只是球队颠沛流离的一处驿站。

2010赛季中超第4轮，辽足对阵青岛，宏运开出100万元的赢球奖金。时任球队总经理黄雁开玩笑说：“辽足不差钱了。”那是辽足较稳定的一段时间，当然那笔奖金最后没发，球队被青岛在补时扳平了比分。

快乐 悲伤

申花中场孙世林曾在宏运时期的辽足踢过好几年球，他回忆：“在辽足的时候很苦，但是很快乐。”在孙世林离开前后，宏运走了于汉超、杨旭，后来又走了张鹭、杨善平、丁捷等人，2017赛季提前两轮降入中甲。自2006年接手辽足，前期宏运每年投入不小，球队成绩也较稳定，但2012赛季后，中超军备水涨船高，宏运因为方方面面的原因，投资球队的热情也降温了。降级的这个赛季，辽足被赞助商拖欠2.2亿元，还有9000万元的债务在身。

上赛季中甲附加赛，辽足在客场苏州奥体中心逼平苏州东吴保级后，500名赶来的辽足球迷将一面覆盖整个看台的条幅展开，上面红底白字写着“我爱辽足，此生不变”（见下图图1C）。那一刻，球员、球迷都哭了。辽足解散后，同省的沈阳城市建设队给队名加上了“辽宁”二字。不过许多球迷说：“再也没有第二个辽足了。” 首席记者 金雷

